

抱 負 集

一
百
中
夏
人
德
署
尚



曹寶麟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 張希廣

責任編輯 李 穆 趙 磊

責任印製 張道奇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抱甕集 / 曹寶麟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10-1851-0

I. 抱… II. 曹… III. 漢字 - 書法 - 研究

IV. J292. 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155972 號

抱 甕 集

曹寶麟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東直門內北小街 2 號樓)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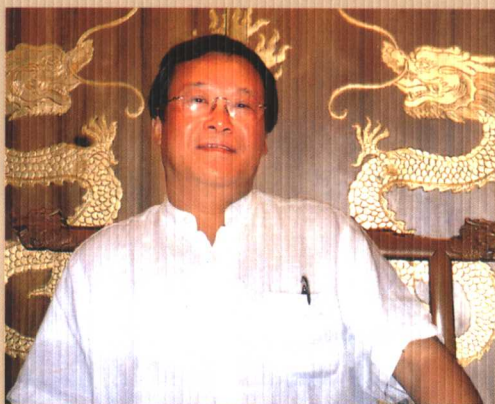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1/32 印張: 21.5

ISBN 7-5010-1851-0/J · 616 定價: 68.00 圓



作者簡介

曹寶麟，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生於上海市，祖籍上海嘉定縣。一九七〇年華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畢業後離鄉。在安徽省廣德縣當工人及辦事員凡八年。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王力教授門下讀漢語史研究生三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復任職安徽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凡十二年。一九九三年末以研究員調入暨南大學中國文化藝術中心任教至今。現為碩士生導師。

自一九八一年全國首屆大學生書法競賽獲一等獎後步入書壇，參與書法復興以來國際國內重大書論研討會及書法展事，有較大影響力。曾任安徽省書協副主席、青年書協主席。現任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有各種專著及書法集出版。

責任編輯：李 穆 趙 磊

封面設計：張希廣

責任印製：張道奇

ISBN 7-5010-1851-0



9 787501 018512 >

ISBN 7-5010-1851-0

J·639 定價：68.00 圓

乾嘉傳統和曹寶麟的書學研究（代序）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曹寶麟在北京大學從王力先生治漢語史時，曾自刻一方「辛楣同鄉」的白文閑章。辛楣即嘉定錢大昕先生，乾嘉時期的樸學大師。曹寶麟也是嘉定人。以「辛楣同鄉」爲印，當然是以這位鄉賢爲自豪，但更深一層的含義是，曹寶麟此時已立志繼承乾嘉諸子的治學方法，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八十年代中期，他選擇書學爲治學方向後，將乾嘉諸子的考據方法用於書學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這部《抱甕集》便是他二十年來發表的單篇論文的結集。

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輝煌時代。當時一大批學者以訓詁考據爲方法，研究古代（尤其是先秦至兩漢）的名物制度，不論巨細，皆詳究始末，對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乾嘉時期形成的學術傳統，給予此後二百餘年的中國學術深遠的影響。曹寶麟的導師王力先生學貫中西，是語言學領域的一代宗師，他對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極爲服膺和推崇，經常引用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訓詁方法和成果，告誡自己的弟子：「例不十，法不立」。這一教導對曹寶麟影響至鉅。

乾嘉諸子留下了許多考訂金石文字的著作，翁方綱等也有諸如《蘇米齋蘭亭考》之類的法帖考證著作。雖然乾嘉學者曾經涉足書學，但尚未細細耕耘這片園地。當代也有學者從事古代法帖的考

證，但總的來說，考訂工作並不細密。因此，儘管二百年來乾嘉傳統的研究方法為經學、史學、語言學領域的近現代學者所繼承，且碩果累累，但書法史的研究還處於拓荒階段，許多史料未經系統整理，許多歷史現象也有待細加梳理，而且不少研究者缺乏基本的學術訓練，更談不上嚴謹的學風，因此，對書學界而言，繼承乾嘉樸學傳統不僅「依然」有意義，而且有大力提倡的必要。

乾嘉諸子大多術有專攻，而專門化正是學術走向深入和精緻的一個必要條件。當代中國大陸書學研究的專門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事。在八十年代以前，我們很少見到斷代書法史和重要書家的專門研究。我所說的專門研究，是指窮數年、十數年、數十年的精力來專門研究一個時代，甚至一位書家的書法。八十年代以來，古代書學研究逐漸形成陣容，崛起一批中年書學專家，曹寶麟是代表人物之一。二十年來，他主要從事古代法帖的考證和宋代書法史的研究，是海內外公認的宋代書法史權威。

曹寶麟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的專業是古漢語詞匯學，屬於乾嘉學者擅長的訓詁學範疇。這一專業背景使他常能在人們熟視無睹的地方發現問題。一些古人習用的詞匯，每每成為他切入問題的突破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關於《平復帖》的討論中，曹寶麟遍檢《全晉文》和《晉書》，拈出和《平復帖》中「寇亂」相同用例的八個例句，經過類比分析，得出《平復帖》中「寇亂」所指為「永嘉之亂」的結論。進而推斷《平復帖》的作者不是陸機。對於傳世的柳公權《蒙詔帖》，有些學者據帖中「出守翰林」句而定為偽作，理由是翰林在禁中，何謂「出守」。曹寶麟經過考證，指出「在唐時官吏陟黜，即從此官署遷往彼官署，不論離開國門與否，官場通語皆可得謂之出

守」，並進一步分析了該帖的書法風格，得出《蒙詔帖》非偽的結論。曹寶麟對兩宋的時代背景、職官制度、地理沿革、習慣用語、稱謂變化等更是熟悉，考證宋人法帖便能左右逢源，游刃有餘。一些本似無頭案的短札，經他抽絲剝繭，一字一句道出由來，真有絕路逢生的感覺。例如文彥博的《定將帖》，全文不過十一字，曹寶麟從此帖的內容（疏浚河道）、語氣（指令性）出發，結合文彥博的仕宦經歷、宋代水利建設的活動，道出了書寫此帖的背景，推斷出書寫年代。雖然他謹慎地稱此作為引玉之石，但推論合乎情理，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曹寶麟所景仰的鄉賢錢辛楣，不但長於訓詁學，還精於史學。曹寶麟也以考證為津梁，推進書史的深入研究。他本人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家，熟悉古代書法的各種風格流派。他的一些法帖考證兼論作者的生平和書風，都是簡短而精辟的書史個案研究。如沈遼這位北宋的政治人物，生前書法深負盛名，死後卻很快被淡忘。曹寶麟在考證存世的沈遼《秋杪》、《顏采》二帖的同時，勾勒出沈遼的生平梗概，並分析了他的書法及其影響迅速消逝的原因。正是有了曹寶麟的研究，一些早已被遺忘的歷史人物栩栩如生地顯現在我們的面前。稱曹寶麟為眾多宋代書家的異代知己，當不為過。由於許多宋代法帖的作者都是那個時代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人物，曹寶麟對他們生平的考證也填補了宋代政治和文化史研究的遺缺。

考據文章注重文本細節，容易流於繁瑣枯燥。《抱甕集》中的文章雖旁徵博引，反復論辯而不厭其煩，但因曹寶麟文辭典雅，講求章法，所以這些文章行文波瀾起伏，其論證過程，頗有山重水複、柳暗花明之妙。考據文章做到如此境界，簡直就是一種藝術了。我曾見過他的一些手稿，從他

反復修改的痕迹中得知，那些讀來簡潔流暢的文字，都是反復推敲仔細修改的結果。在書學領域，就注重文章之法而言，《抱甕集》堪稱典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書學研究走上了專門化的途程，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近些年來學風浮躁、學術腐敗日甚一日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這與曹寶麟向往的乾嘉時期樸學興盛的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抱甕集》於此際出版，意義不同尋常，因為它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些具體的研究成果，還是一種樸學學風和治學方法的示範。曹寶麟對當代書學的貢獻，應作如是觀。

白謙慎 二〇〇五年六月於波士頓

《抱甕集》原版序

曹寶麟君與我同年進入北京大學，皆酷愛書法，得以相識，漸成知己，已閱十載。時寶麟君攻讀古漢語，從學於名教授王了一先生，課餘不廢臨池，醉心於米南宮字，直造其室，不雜他體。運筆駿宕豪邁，如快劍斫陣。常約白謙慎君與我或聆教於諸名教授座前，或觀賞金石拓片於圖書館中，或抵掌談書藝於燈下，過夜半而不知倦。辛酉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就職於安徽師範大學語言所，現爲副研究員。丁卯冬至，吾儕首倡成立大陸中青年書家跨地區民間業餘社團——滄浪書社，作品分別於臺灣、美國展出，寶麟君亦爲佼佼者之一。其書法論文近年泉湧而出，多爲考辨碑帖之作。凡鑒別紙色，驗核印章，翻檢著錄，望氣校勘，按圖索驥者，此皆鑒賞、掠販家之能事，寶麟君所不欲爲。其考辨多從文字內容發掘，或語言特徵之比較，或人物事件之檢索，或性格習慣之歸納，參用現代統計法，羅列證據而不憚煩。如與徐邦達先生爲《平復帖》反覆論難而聲氣壯，其以顏平原一生作書規範，而《告身帖》字多別構，故乃胥吏所爲，一筆推倒千古定論。他篇亦各有獨到之見。美籍教授傅申先生觀其論文，以爲「前途無量」；張隆延先生曾云：「海峽兩岸後輩中所最欣賞者，大陸爲曹寶麟，臺灣則李郁周。」曹、李二君互相傾慕，李君囑寶麟君集其萃，願爲之介，於臺灣梓行。寶麟君嘉定人，其同鄉先賢王西莊、錢竹汀、竹廬昆仲皆乾嘉考據學鉅子，可謂纂修其緒矣。然尚自以爲似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故名其集曰「抱甕」。今之治書學者，多神不定而逞機心，道不載而務游談，空疏支離而欲建體系。視此，寶麟君抱甕而羞不爲也。

己巳歲初冬，錫山華人德於維摩方丈室

原版自序

此集收入的十六篇考據文章，是我一九八一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分到安徽師範大學後所寫。其中大部分已經發表過。這次結集，遂將近作五篇一併輯入。倘有與人筆訟的文字，亦附別人大作於篇後。在此並無陷人於難堪的用意，事實上，我與陳振濂先生通過那場不打不相識的筆仗，非但未曾結怨，反而成爲好友。這樣作，無非是構成「兩造」，給予讀者以評判得失的依憑而已。

我的「處女作」是《宋徽宗〈蔡行敕〉考》。當時黃簡先生初至《書譜》，雄心勃勃地想幹一番事業。他擬出不少專題，「歷代帝王書法」即是其中之一。由白謙慎君推薦，辱命分撰一篇。我在學校圖書館素蟬灰絲的卷軸間發現了此敕，同時依稀感到其中未解決的問題，似乎是留待我進而探索的機緣。未料一翻《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蔡行」之名竟赫然在目！於是便按圖索驥，順藤摸瓜，寫成了這篇今天重看已覺慚赧的文章。既生契機，其後真一發而不可收，改變了我學術研究的大方向。數篇涉及重大公案的商榷文章也相繼問世。這些說來不過「蠻觸之爭」的唇舌，其實恰恰與我的稟性有些違悖，這就是我何以將較多的精力花費在米芾書跡繫年考證上的原因。對於這位私淑二十餘年的老師，我倒還是可以說一聲問心無愧的罷。

考據之學，在我國有着悠久的傳統。漢儒樸學的學風，已爲後人樹立了很好的典範。明末清初，經顧亭林、王船山諸賢的光大，至乾嘉之際蔚成學派，其道大昌。他們無所不考，碑帖自也在

其中。我以為碑帖文字遠比鈐板後的文集之類可信，因為有書法風格堪作保證。它們儘管大都是一些信札、文牘等等，但其文獻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在這片園地裏，似乎隨便翻翻，就能拾到秦磚漢瓦，如果深深地挖下去，恐龍化石在等你都未可料，全看你是否耐得寂寞，喫得艱辛了。

我在北京大學從先師王力先生學的是古代漢語，專業方向為漢語史。負笈三載，體會最深的，莫過於了一師「例不十，法不立」的至理名言。這句話反映的治學精神，與乾嘉諸子是一脈相承的。我不諱言有過被先師斥為「穿鑿」的沉痛教訓。因此，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就把我變得謹慎起來，我不敢先有結論再胡亂從辭典尋幾個顯例足成其說，而是到原始材料中孜孜以求，用實例證明某一想法。為了找一條資料，往往不惜採取披沙簡金、鍊石提鉤的原始方法，對此我是唯恐不煞費苦心的。我寧可去抱那只不逞機心的「甕」，這也是我的命集之意。

承蒙王壯為教授的高弟李郁周先生錯愛，這本分量很輕的集子得以在蕙風堂出版公司付梓，在我當引為三生幸事。然而腹笥淺薄，疏謬之處必所難免，則博雅君子亦必有以教之。

社友華人德君為拙集撰寫序言並署崗，吳振立君亦為題扉頁，白謙慎君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一併叩謝。

目錄

乾嘉傳統和曹寶麟的書學研究（代序）	白謙慎一
《抱甕集》 原版序	華人德一
《抱甕集》 原版自序	曹寶麟一
宋徽宗《蔡行敕》考	一
「蔡襄表字御賜說」駁議	一二
讀帖考辭	一八
《蒙詔帖》 非僞辯	三六
《蒙詔帖》 非僞再辯	四三
米芾《篋中帖》考	四九
陸機《平復帖》商榷	六〇
《平復帖》再辯——答徐邦達先生	七一
顏真卿自書《告身》證訛	七四
米芾《太師行寄王太史彥舟》本事索隱	九三

米芾《竹前槐後詩帖》考	一一五
米芾與蘇黃蔡三家交遊考略	一二六
米芾《樂兄帖》考	一四五
米芾《拜中岳命作》析	一五四
米芾《監斗帖》、《露筋之碑》考析	一六六
米芾《閏月帖》考	一七七
蔡襄《遠蒙》、《持書》二帖考	一八八
蔡襄致公謹三帖考	二〇三
蔡襄皇祐三年所作三帖考	二一八
蔡襄《郊燔帖》考	二四〇
蔡卞《雪意帖》考	二四八
范氏父子三帖考	二五八
文彥博《內翰帖》考	二七六
宋賢二帖考正	二八四
沈遼《秋杪》、《顏采》二帖考——兼論沈遼的生平和書法	二九九
錢公輔《別久帖》考	三二七
張商英《女夫帖》考	三二七

林希《前日》、《風範》二帖考——兼論其生平和書法	三三六
文彥博三帖考	三五九
歐陽脩存帖匯考	三七七
米芾評傳	四一四
蔡襄批評	四四五
章惇論	四七〇
吳琚漫論	四八八
宋五帖考	四九八
《集王聖教》與《神龍蘭亭》之比勘	五二三
香港新見北宋名臣八帖考	五五七
薛紹彭《危途帖》考	五九三
《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考釋》二帖補正	六一一
米芾《研山銘》研究	六三一
校勘隨筆三則	六四八
米芾《章聖天臨殿記》考	六五六
後記	六六八

宋徽宗《蔡行敕》考

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宋徽宗趙佶書蔡行敕》（見附圖），遼寧省博物館楊仁愷先生在後面寫有《附記》，列考鄭穆、黃庭堅、王禕三跋之偽，從而指出此敕明代以來盛傳爲宋太宗所書的謬失。又通過與徽宗《圜丘季享敕》（見文三，附圖）比較，最後將此敕歸於趙佶名下。楊先生說：「首先，手敕本身無年代可考，其次，蔡行之名不見於《宋史》，《宋實錄》又殘缺無徵，無從斷定他的年代。再次，趙光義的書法不見傳於後代，未能窺見風貌」，「雖然，要作肯定的結論還有待於研究工作者們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我認爲在沒有旁證的情況下，單憑比勘而做到這一步，已經顯出楊先生的識見。本文擬就楊先生期待解決的問題作一些深入的探討，並以此就正於楊仁愷先生。

《蔡行敕》全文如左：

敕蔡行：省上所劄子，辭免領殿中省事，具悉。事不久任，難以仰成；職不有總，難以集序。朕肇建綱領之官，使率厥司，況六尚之職，地近清切，事繁而員眾。以卿踐更既久，理宜因任，俾領盾省，寔出東求。乃願還稱謂，殊見撝謙。成命自朕，於義毋違。爾其益勵前修，以稱眷倚。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四日。敕。敕蔡行。

不言而喻，問題的癥結當然在「蔡行」身上，只要知其蹤跡，一切疑難也就迎刃而解。那麼，

是否如楊先生所云蔡行無蹤可覓呢？不是的。蔡行之名，不但見諸《宋史》，而且在宋人王偁《東都事略》、明人柯維騏的《宋史新編》和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中皆曾提及，只是此人並未單獨立傳，故易被忽略而已。

蔡行是蔡攸之長子，亦即老姦巨猾蔡京的長孫^①。《宋史·蔡京傳》云：「子攸、儵（有的書作儵）、儵，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比類之意）執政。」再查同史《蔡攸傳》：「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殿中監」即殿中省的長官。《蔡行敕》開首就說：「省所上劄子，辭免領殿中省事。」與此若合符契。證實了敕中「蔡行」確係蔡京之孫。

蔡京之幼子蔡條《鐵圍山叢談》卷六云：「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既據方脩治，得其全，即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當是時，猶子（姪兒）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這條記載點出了蔡行的輩分和職事，當是比諸正史更有權威性的證據。

敕文云：「朕肇建綱領之官，使率其司，況六尚之職，地近清切，事繁而員衆。」這裏的所謂「綱領之官」，指的就是殿中監。《宋史·職官四·殿中省》云：「舊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雖有六尚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不領於本省。所掌唯郊祀、元日、冬至天子御殿，及禘祫后廟、神主赴太廟，供具繖扇，而殿中監視祕書監，爲寄祿官而已。元豐中，神宗欲復建此官，而度禁中未有其地，但詔御輦院不隸省寺，令專達焉。初，權太府卿林顏因按內藏庫，見乘輿服御雜貯百物中，乃乞復殿中省六尚，以嚴奉至尊。於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度《殿中省圖》命